

中国通史

· 理想藏书系列 ·

李品武 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國通史

第一卷

夏商周



中国通史

■ 李品武 编

第二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隋 朝	(1)
隋王朝的建立	(1)
开皇之治	(1)
弑父篡位	(2)
营建东都	(3)
开凿大运河	(3)
出巡与扬威	(4)
王薄起义	(5)
瓦岗寨起义	(6)
瓦岗寨起义失败	(8)
隋的灭亡	(10)
唐 朝	(12)
唐朝开国	(12)
唐代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14)
唐代科举制度	(15)
玄武门之变	(17)
贞观之治	(18)
太宗与魏征	(22)
贤相房杜	(23)
武后临朝称制	(24)
张说辨诬	(28)
中宗复位	(29)
睿宗即位	(30)
宋王让绪	(32)
打击豪门士族	(32)
兴修农田水利	(33)
改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	(33)
开元盛世	(34)
奸相专权	(34)
贵妃专宠	(35)
安史之乱	(37)
安庆绪弑父	(38)
血战睢阳	(38)



收复两京	(39)
胶战邳城	(41)
河阳之战	(42)
史朝义自杀	(44)
藩镇割据	(45)
永贞革新	(46)
元和中兴	(48)
甘露之变	(50)
牛李党争	(52)
天补平均大将军	(53)
黄巢挺进江南	(55)
大举北伐克长安	(56)
大齐金统皇帝	(58)
狼虎谷的悲剧	(60)
五代十国	(61)
朱温建梁	(61)
大梁之战	(63)
后唐灭亡	(64)
后晋兴亡	(65)
后汉兴亡	(66)
吴国兴衰	(67)
前蜀兴衰	(70)
后蜀始末	(71)
长江中游的荆南和楚	(73)
南方沿海的闽和南汉	(74)
闽、楚灭亡和留、周二氏的兴起	(76)
郭威和柴荣改革	(78)
北宋	(81)
陈桥兵变	(81)
李筠李重进反宋	(82)
太宗继位	(83)
王小波、李顺起义	(84)
宋辽歧沟关之战	(86)
澶渊之盟	(88)
庆历新政	(89)
王安石变法	(91)
方腊、宋江起义	(93)

中国通史

目 录

辽 朝	(96)
契丹部落的成长	(96)
流人和俘奴	(97)
耶律阿保机称帝	(98)
辽灭后晋	(100)
辽世宗之立	(101)
察割政变	(102)
辽穆宗暴虐	(103)
韩德让辅政	(105)
辽圣宗改革	(106)
辽钦哀后听政	(107)
耶律重元之乱	(108)
耶律乙辛专权	(110)
辽天祚朝内乱	(111)
西辽的建立	(113)
西夏和金	(115)
西夏地方政权的建立	(115)
西夏毅宗改革	(116)
西夏梁氏专权	(117)
西夏崇宗亲政	(120)
宋夏延州之战	(121)
宋夏好水川之役	(122)
阿骨打称帝灭辽	(124)
汴京保卫战	(125)
靖康之变	(128)
宋、金对峙	(130)
仙人关之战	(130)
藕塘之战	(131)
顺昌之战	(132)
郾城之战	(133)
隆兴和议	(135)
钟相、杨幺起义	(135)
金朝的衰亡	(137)
蒙古国的建立	(140)
成吉思汗	(141)
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	(142)
东侵高丽	(143)
拔都西征	(144)



忽必烈进攻南宋和统一吐蕃大理·····	(147)
忽必烈夺取汗位·····	(148)
南宋灭亡·····	(150)
元 朝·····	(152)
海都之乱·····	(152)
民族分化·····	(153)
阿合马、桑哥事件·····	(154)
南坡之变·····	(156)
白莲教的活动·····	(157)
挑动黄河天下反·····	(158)
“小明王”亳州称帝·····	(160)
宋政权三路北伐·····	(160)
北方红巾军的失败·····	(163)
朱元璋势力的崛起·····	(164)
南方割据势力的消灭·····	(167)
朱元璋北伐与元朝的灭亡·····	(169)
明 朝·····	(170)
肃清残余割据势力·····	(171)
惠帝更改旧法与削藩·····	(172)
朱棣靖难与迁都北京·····	(174)
郑和下西洋·····	(175)
仁宣之治·····	(177)
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	(178)
夺门之变·····	(180)
弘治中兴·····	(182)
刘瑾专权·····	(183)
世宗崇道·····	(184)
张居正的改革·····	(186)
阉党专政·····	(188)
戚继光平定东南倭乱·····	(191)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195)
满族的兴起·····	(198)
努尔哈赤起兵·····	(200)
后金的建立·····	(201)
大清的建立·····	(201)
李自成起义·····	(202)

隋朝

隋王朝的建立

隋文帝杨坚，原是北周的勋戚重臣，被封为隋国公。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北周宣帝的皇后，性情柔婉，举止端雅，颇得宫妃的敬重。妻子独孤氏出身于鲜卑贵族。杨氏和独孤氏这两大家族都是北周王朝的顶梁柱。这种联姻，当然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宣帝的父亲周武帝历史上以灭佛而闻名，是位英俊的君主。儿子宣帝却是个庸碌的昏君。宣帝 22 岁做皇帝，还不到一年，就传位给 8 岁的儿子周静帝，自己当起太上皇，自称天元皇帝。这个昏君喜怒无常，看不中那位淑娴端庄的皇后，经常无故地责骂她，杨后却从容不迫，辞理不屈。一天，昏君暴怒，强令杨后自杀，并扬言要灭族杨氏全家。

后母独孤氏闻讯，仓皇进宫磕头求情，直磕得头破血流。

后父杨坚也奉召入宫。坦然而入，神色自若，打乱了昏君事先要谋杀他的计划。

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暂时避免了。

这场冲突的内在原因，要比帝后不睦的表面现象深刻得多。这是因为隋国公的潜在势力日增，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宣帝虽然昏庸，也已朦胧地感觉到了。同时，隋国公也在收揽人心，私下放风说：“天元昏愤，又自剪羽翼，容颜憔悴，寿命不会很长了……。”

果如杨坚所料，大约未出 1 月，宣帝就颓然死去。朝廷重臣刘昉、郑译等，有些原本就是杨坚的心腹，乘机假传遗旨，召杨坚入朝辅政。杨后得知此事，大为惊愕，转念又想，皇帝幼小，家父辅政，总比大权旁落为好。

杨坚辅政不到两年，就剪除了异己势力，将政权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由隋国公晋封隋王，由隋王而受禅称帝。公元 581 年 2 月，建国号隋，改元开皇。至开皇九年（589 年）隋南下建康灭掉陈王朝，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

开皇之治

隋文帝开国，一改先朝弊政，励精图治，然后，北逐强胡，南灭残陈，结束了近 400 年的大分裂局面，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隋帝国。

隋文帝治国方有方。他首先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机构，又简化了地方行政层次；改革选吏制度，废除了 300 多年以来为世家豪族所把持的九品中正制，设



科举士(此为科举制的创始),使中、小地主也有参政的机会,扩大了统治基础;经济上,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遂使生产蒸蒸日上,国势日渐强盛。

隋文帝初始亦倡导节俭,平日顿饭不过一肉,宫廷用物,残坏了的经过修补再用。皇后不尚丽服艳饰。宫人的衣服也是穿了再穿,少有新制。达官贵人也以节俭朴素为荣,便服多用布帛,不以金玉为饰。这样,久而久之,形成了隋初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

隋文帝对官吏贪污,总是严惩不贷,甚或失之苛刻。

隋文帝如此治国,20多年后,国家安定,经济繁荣,百姓乐业,一片兴旺景象。开皇十二年(592年),财政官员呈报说:“府藏皆满,粮食布帛无处容纳,已堆积在走廊和房下了。”文帝诏令再造新库。后来,又奏呈说:“新库落成,亦堆积无余。”文帝只好下令说:“告知郡县,寓富于民,不藏于府,免除今岁租赋,赏赐百姓。”早在平陈之后,就宣布免除江南10年租赋。这样富庶的景况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700年前,曾一度见于西汉初的文景之治,今再见于开皇之时。

这时,朝廷府库中储积了多少财物,史无确数。曾有这样的记载,粮食布帛足够朝廷支用五六十年。即至后来隋末洛阳被围困,城内布帛山积,以致用布帛作柴烧,用绢代绳汲水。唐朝代隋之后,堆积的布帛还用了20多年。

伴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户口也迅然猛增。隋初北朝半壁河山有约360万户,南朝有户约50余万,合计不过400多万。20几年后,全国已有890余万户,4600余万人。户数比南北朝时约增加一倍,比西晋时约增长两倍,接近了东汉时的户口水准,即1000万户,5000万人。当然,这是些相当粗略的统计数字,但从中也可窥见东汉以后人口的起伏变化,以及隋文帝时期人丁兴旺的景象。

隋盛时,中国的版图东起大海,西到新疆,南抵云广,北至大漠,东西4600余公里,南北7400余公里。

隋文帝,作为封建帝王,当然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以及种种弊政,但他顺应历史的发展,统一了中国,又使国家迅速地富强起来,达到上述如此繁荣的程度,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弑父篡位

隋文帝晚年“雅好符瑞,暗于大道”,生活上追求享乐,日趋奢侈。593年(开皇十三年),他令杨素在岐州(陕西凤翔县)督造仁寿宫,开山填谷,工程紧迫,民工劳累死者上万人。两年后,宫殿建成,文帝和皇后独孤氏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大加赞赏,褒奖杨素忠心,赏钱百万,赐锦绢三千段。598年(开皇十八年),文帝又从长安到仁寿宫建行宫12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察细行,不察大体,为人忌才。在他晚年,为政昏愦,不少功臣如刘昉、郑译、梁士彦、宇文忻等先后被杀或贬黜,“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所信者只有杨素,任其上下欺诈,因而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复杂尖锐，“正道因兹弛紊”，为杨广的夺嫡篡位提供了方便。

杨广是文帝的次子，其兄杨勇为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杨广13岁封为晋王，20岁被任命为指挥统一战争的隋军主帅，功高权大，拥有军事实力，早有夺取杨勇太子位置的企图。他和大臣杨素、宇文述等勾结，收买宫人和大臣为其在内廷虚美，“矫饰仁孝”，骗得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信任。皇后独孤氏不喜欢杨勇，东宫近臣也说杨勇的坏话。600年（开皇二十年），文帝正式下诏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

604年（仁寿四年），63岁的隋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和杨素合谋，指使心腹张衡入宫刺杀文帝，“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杨广杀生父后，又矫诏处死杨勇，而夺得帝位。605年杨广即位称帝，是为隋炀帝，年号大业，并决定迁都洛阳。

营建东都

炀帝（杨广）即位之后，在洛阳兴建东都。原来长安地位偏西，从经济方面考虑，要把南北各地人民缴纳的粮食绢帛，全部运到长安，未免困难。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到潼关，跟黄河相接，目的就在于解决运输问题。然而洛阳以西的黄河，水道并不通畅，三门峡尤其是当时无法克服的险阻，所以广通渠的作用只能减少一点困难，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炀帝决定在洛阳建设一个新都，使大部分物资毋须运往关中。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在大建筑师宇文恺的领导下，规模宏伟的大工程开始了。从这时起，到第二年正月完工，每月征用两百万个劳动力。13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东都早已毁掉，然而它的遗址，今天在洛阳市区以西，依然可以确实指出。据实地勘测，外郭城周围一共有50多里，城门位置和下水道等也都有遗迹可寻。城西北部的宫城是宫殿所在，皇城是文武官衙所在。从宫城中央各殿起，向南笔直穿过外郭城正中的城门，正对着城外的名山伊阙。

东都城，除宫城、皇城之外，有官吏百姓居住的坊，和丰都、大同、通远3市。市是商业区。丰都市周围8里，开12个门，内有3000余肆（店）。街道两旁，榆柳交荫，房屋整齐，堆满着珍奇的货物。当时有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天下各地被迁到东都，来点缀升平。另外还有河北3000多家工艺户，也离乡背井，来到东都。因此，洛阳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兴旺发达起来了。

开凿大运河

关陇地区的农业生产既然衰退，而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270多年间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却成为“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孔季恭传后论》）的富饶之区。然而隋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心，却仍旧在北方。隋炀帝需要借运河来控制南方。沟通南北的运河大工程，就是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运



河的开凿,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

运河的开凿,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第一,它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从此大大地缩短了南北的交通,便于南北的交通;第二,它使南北物产的交流有了畅通的渠道,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以后沿运河的干线上,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而繁荣起来,通济渠南端的扬州(江都),便逐渐形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在海运尚未畅通以前,在内地的陆上交通尚未采用新式交通工具以前,运河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第三,它使中华文明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大运河沟通了长江、黄河两大河流域,促进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使南北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使中华文明成为有机的统一的整体。

这条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无论通济渠、永济渠,都征发了上百万的民夫。通济渠在大业元年三月开凿,同年八月就通航了。永济渠在大业四年正月开凿,也不到几个月就通航了。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官吏督役严急的情况下迅速完成的,不可避免地给人民带来了很大苦难。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受冻挨饿,加上疾病侵袭,死亡的人在半数之上(《开河记》)。

隋炀帝开凿运河主要是为了连结南北方,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他沿运河巡行南方,本身就是显示隋朝国力的政治军事大示威。同时,也有便于他本人巡游享乐的目的。大业元年(605年),他在下令开凿通济渠的同时,派官吏往江南造龙舟及各色船只数万艘,同年八月,通济渠这一段运河刚凿通,隋炀帝就带了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并十二卫军士,浩浩荡荡,乘舟前往江都。沿途之上,穷奢极欲,征发无度,耗费资财,难以数计,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出巡与扬威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率甲士50万人,马10万匹,出巡出塞。他事先下令让建筑师宇文恺造了观风行殿与六合城,随驾出巡。观风行殿是一座可拆可装的宫殿,下置轴轮,进退自如,其大可容纳数百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活动房屋。六合城则是可拆可装的一座城池,周长8里,以板作骨,以布作饰,绘以丹青,上布旗旌,甲士可荷戟负戈在城上巡逻。这恐怕也是古代最大的活动建筑。草原上一夜之间突兀树起一座城池。城中又起宫殿。突厥可汗与酋长们远远望见以为是神助天成,敬畏不已。离城10里就不敢再骑马,跪于地上匍匐而行,纷纷争献牛羊驼马。炀帝则厚赐可汗酋长以大量金帛。

当时,朝臣高颎、贺若弼等人就曾私议皇帝此次出巡过于奢侈。炀帝知道了,立即将他们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大业五年(609年),炀帝又西巡张掖,并诏令西域17国的使臣前来晋见。又命令武威、张掖两郡的男男女女,都穿起最华丽的服饰,驾上最好的车马,列队欢迎,队伍长达数十里。如此兴师动众,原是为了向西域人民夸耀中原的富有。

第二年,西域使团和成队的商旅倾慕中国之富有,云集洛阳。炀帝诏令举行

盛大的欢迎仪式。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搭起戏楼，戏场周长约8公里，乐师多至1.8万人。灯火辉煌，如同白昼，通宵达旦。这场大戏从正月十五日开台，整整演了半个月，到月底方才收场。

这期间，商旅们要求在市内进行交易。整个市容整顿一新，小商小贩锦衣丽服，竟连卖蔬菜的也用精美的龙须席铺地。西域商人路经酒食店，店主热情邀请入座，醉饱出门，不收分文，以显示隋的富庶。但客人并不痴呆受骗，有人就指着市间树木上缠饰的彩绢质问说：“贵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给他们去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市上的人被问得无话可答。

炀帝这种虚荣浮夸的愚蠢行为并未赢得民族间的信誉，他的大民族思想，却招致了民族间的干戈。

大业十一年(615年)秋，当炀帝再次率领甲士出巡塞外时，突然遭到突厥人几十万骑兵的袭击，雁门(今山西代县)一带41座城堡被攻克39座。炀帝逃之不及，被围困在雁门城里。突厥人攻城甚急，飞矢纷纷落到炀帝脚前。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被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小儿子痛哭流涕，眼睛都哭肿了。多赖将士奋勇，死守孤城，才得以转危为安。

王薄起义

暴君隋炀帝继位以来，进行无休止的横征暴敛，早已叫百姓透不过气来。3次征高丽的战争，全国规模的大征调，更使永济渠沿岸的村落，几乎找不到男丁。劳力缺乏，田园荒芜，再加上一场洪水，粮价涨了几百倍，人民靠树皮野菜充饥。他们忍受不了兵役、徭役和饥饿的折磨，纷纷揭竿而起。

大业七年(611年)，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在长白山(今山东章邱)起义。这座山在邹平、长山、淄川诸县交界，山势险峻，周围60里，号称第二泰山。这个地方历来是起义农民隐身的场所，早在北魏时期，就“多有盗贼”。由于山里产铁，过去有人在山里制造兵器。传说王薄是个铁匠，很会打造枪头。正因为长白山具有各种优越条件，因此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少人都在这里聚义。

王薄自称“知世郎”，他以先知先觉自居，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他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隋炀帝，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歌辞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稍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捉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王薄起义好像星星之火揭开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便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

同年，孙安祖、窦建德在高鸡泊(今山东恩县)、张金称在鄆县(今山东夏津)、翟让与单雄信、徐世勣据瓦岗，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雍丘李公逸、韦城周文举等纷纷起义。



大业九年(613年),孟海公据济阳周桥(今山东曹县)、孟让在齐郡(今山东济南)、郭方预在北海(今山东益都)、郝孝德在平原(今山东德县)相继起义。

大业九年(613年)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乘炀帝第二次东征高丽之机,在黎阳(今河南濬县)起兵。在刘元进、朱粲、管崇等人的领导下,江南农民在余杭(今浙江杭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发动了起义;在白瑜娑等人的领导下,西北农民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等地起义。十二月,章丘杜伏威、临济辅公柘起义,与下邳苗海潮、海陵赵破陈等部会合。这时仅见于记载的起义军就达百余支,参加人数数百万。起义军“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郡,攻剽城邑”(《隋书·炀帝纪》)。大业十年以后,各地起义队伍切断了长安、洛阳、江都隋朝三大据点的联系,隋统治集团陷入农民起义的大包围中。

瓦岗寨起义

风起云涌、星罗棋布的隋末农民大起义,自大业七到大业十二年(616年),经过五年的奋战,逐渐形成三大支队伍,一支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一支是杜伏威、辅公柘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一支就是翟让、李密的瓦岗军。

大业七年,东都法曹翟让犯了死罪,狱吏黄君汉钦佩翟让骁勇,以为他能拯救百姓,就暗中打开死牢门,将他放了。在东郡(治所今河南滑县)边界,有一处山势特别险要,峰回坡陡,莽林环抱。山上结着一个寨子,栅高垒固,称瓦岗寨,寨中正聚集着起义的农民。翟让亡命到瓦岗,被拥戴做了寨主。翟让的同乡单雄信骁健勇猛,善用马槊,还有年仅17的徐世勣,先后率部投奔翟让,队伍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因为聚义瓦岗,所以称为瓦岗军。

杨玄感兵败,谋主李密被捕,和其余10多名钦犯一起被押送东都。途中,李密等十余钦犯乘防守的人醉卧梦乡之机,凿墙穿洞,逃了出去。李密脱险后,为了躲避官府缉捕,改姓易名,转辗山村,四处亡命。后来他往来于外黄王当仁、济阴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李公逸等结寨聚义的群雄之间,鼓动他们下山取天下。

李密在大业十二年约了王伯当,投奔瓦岗寨。李密上山初,翟让因听说他是杨玄感的亡命将军而不信任他,把他软禁在营外。李密靠了王伯当的帮助,去见翟让献策说:“如今昏君巡游江都,精兵集于辽东,这个形势如同过去项羽、刘邦奋起夺取天下的时机一样。足下雄才大略,瓦岗士马精勇,正可以席卷二京(长安、洛阳),诛灭暴虐,成就灭隋大业。”翟让因此对李密刮目相看。

李密见瓦岗人马愈来愈多,而粮草不敷供应,感到如果旷日持久,势必人马困疲,一旦强敌降临,就会涣然离散,于是向翟让又献一计,劝翟让下山夺取荥阳,养精蓄锐,然后大干一场。翟让称好。

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要隘虎牢关在郡境内。因此隋炀帝特派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陁为荥阳通守,全力对付瓦岗军。

李密部署翟让率兵从正面迎战诱敌,李密率精兵千余埋伏在荥阳北面的大



海寺北密林中。张须陀一向藐视翟让，翟让且战且退，往北退了10多里，把张须陀的2万人马引到大海寺。瓦岗伏兵杀出，翟让回马杀回，和李密、徐世勣、王伯当一起围杀隋军。张须陀战死，隋军被歼1.5万余人。

紧接着，瓦岗军部署新战役。二月，李密、翟让带领7000轻骑，兼程疾驰，一举攻克了洛口仓。进城后，立即打开粮仓，赈济百姓。消息传开，瓦岗义军声誉传四方。以文辞闻名海内的祖君彦也来投奔瓦岗军，李密把军中书檄全委托了他。

瓦岗军夺取洛口仓的消息传到江都以后，隋炀帝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再回东都。驻守东都的越王杨侗，任命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与虎贲郎刘长恭各自领兵，夹击瓦岗军。刘长恭领的是少爷兵，拖拖拉拉，走了11天，渡过洛水，在巩县东南石沙子河西岸列阵，南北长达10余里。李密、翟让早有部署，陈兵于石子河东岸，另有一部埋伏在横岭下。翟让先接战，不利。李密即指挥后队蒲山公营横冲官兵队阵，隋兵大败，刘长恭在混乱中换上士兵衣服，逃回了东都。裴仁基失期未到，等听到刘长恭失败，吓得不敢前进，屯兵于巩县东南的百花谷，固垒自守。后来还屯虎牢关。

瓦岗军威震中原，翟让感到自己能力已不足继续领导，就让位给李密，奉李密为魏公。李密设坛场，即位，组织行军元帅府，改元永平；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卫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卫大将军，其余都拜授官职，令他们各领本部。李密建立了独立政权，号令天下。孟让、郝孝德、秦叔宝、程咬金等各路英雄都络绎不绝地投奔瓦岗。隋朝的官员裴仁基、柴孝和、郑颋等也闻风纷纷献城投降。著名骁将罗士信等也率众归顺了李密。因裴仁基献出虎牢关，李密封他为上柱国、河东公。当时“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瓦岗军声威大张，成为隋末农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支义军。

为了巩固基地，李密令田茂广筑洛口城，方40里，同时派房彦藻向东扩展，攻克了安陆（今湖北安陆）、汝南（今河南汝南）、淮安（今河南泌阳）、济阳（今山东曹县）。

经过几次反复的激烈的战斗，瓦岗军又夺隋朝另一大粮仓回洛仓，大修营垒，部署攻打东都。李密召集元帅府幕僚，命记室祖君彦草就了一篇讨伐昏君檄文，传檄天下。檄文中声讨炀帝有十大罪状，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后来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这时李渊还未入关，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关内兵救援东都。柴孝和劝李密避其锋芒，自率精锐，乘虚入关，西取长安。李密认为这是他当年为杨玄感所出的上策，但顾虑到他的部下将士都是山东人，见洛阳还未攻下，就没人愿随从西进，未能依从柴孝和的计策。柴孝和非常惋惜，只得另献一计说，大军既然不能西进，就由他先入关中联络群雄，看机会吧。李密同意了。柴孝和率数十骑入关，说动了关中群雄万余人，准备响应李密。不久，李密在作战中，中流矢负伤。官兵气焰大张，庞玉、段达乘胜夜袭瓦岗军大营。李密箭伤未愈，与裴仁基仓猝应战，大败，弃了回洛仓，撤奔洛口。柴孝和联络的关中群雄

听到李密兵败，统统变卦散去了。柴孝和只得轻骑归返瓦岗军。

可李密这时却自以为兵强，想做天下盟主，叫祖君彦写了封信给李渊说明此意。李渊这时正一心经略关中，倒不图虚名，写了封回信假意表示拥戴。李密把李渊的信展示给诸将看，说：“唐公拥戴我，天下肯定是我的了。”从此他不再考虑西进了。

八月，武阳郡丞元宝藏派门客魏征见李密上降表。魏征字玄成，落拓有大志，出家做道士，学识丰富，很有文名。李密立即召魏征为元帅府参军，掌记室，并任元宝藏为魏州总管。

这时，河南、山东发大水，饿殍遍野。炀帝诏命开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赈济灾民，吏不按时赈济，结果每天饿死的达数万人。徐世勣向李密建议说：“天下大乱，本是由于饥饿。如今若能夺得黎阳仓，大事就可成功了。”李密当即就派徐世勣领本部5000人马，会合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等一举攻破了黎阳仓，开仓济贫，远近农民纷纷投奔瓦岗军，10多天时间就得兵20余万。武安（今河南涉县）、永安（今山西霍县）、义阳（今河南桐柏）、弋阳（今河南横川）相继投降。窦建德、朱粲也派使者来表示拥护。

自七月炀帝派江都通守王世充率江淮劲旅北上，同时命将军王隆、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等同赴卫东都，讨捕瓦岗军。这时他们多已在东都会合，与庞玉、刘长恭合兵10余万，与瓦岗军夹洛水相持。十月末，王世充仗着兵多势众，摸黑渡过洛水，抢占黑石关，然后兵分两路，准备夹攻瓦岗军。李密发觉后，率精骑渡到洛水北岸去抄袭王世充的后路，被打败。柴孝和落水而亡。李密又返回洛水之南，分兵。一路东走月城，王世充尾随而至，包围了月城。另一路直奔黑石关，官兵连举6座烽火告急。王世充赶快从月城撤兵，援救黑石关。在途中遭到李密迎头痛击，杀得大败。李密反败为胜，消灭敌人三千多。

王世充大败后，坚壁不出。越王派使者慰劳他，叫他继续出战。王世充又是惭愧，又是害怕，再次率军到石子河与李密对阵。几天后，瓦岗军大军出动，王世充大败，向西逃回东都。瓦岗军重新振作起来，但东都始终未能攻取。

虽然这时李渊已经取了长安，但群雄中，瓦岗军仍最具备与李渊逐鹿中原的力量。可瓦岗军没有一鼓作气去攻洛阳，却发生了内讧。结果李密杀掉翟让，瓦岗军军心涣散，实力大减，逐渐走向衰亡。

瓦岗寨起义失败

武德元年（618年）春，王世充集结兵力7万余人，正月十五命令各军在洛水造浮桥，渡过洛水与瓦岗军决战。虎贲郎将王辩最先登岸，攻破李密外围营栅。王世充不知这时李密大营惊慌，忽然鸣金收兵，于是李密率敢死队乘机追杀。官兵大败，几万人抢渡浮桥，落水而死的1万多人。王辩当场阵亡。这夜疾风寒雨，军士涉水时衣裤湿透，因此冻死在道路上又有万余人。王世充逃走，自己向

越王侗请罪，越王遣使赦了他，把他召还东都。王世充屯兵东都城北的含嘉城，但不敢出战瓦岗军。

李密乘胜占领金墉城，扎营北邙山，浩浩荡荡逼近东都上春门。战鼓声一阵阵传入东都城内。十九日，段达、韦津领兵出战，望见密密麻麻的瓦岗军，不战自慌，返身而逃。段达在后逃进了城。韦津冲在前面，被瓦岗军杀了。

东都城门四闭，拒不出战。瓦岗军打了四五个月，毫无进展。这时宇文化及弑了炀帝，以皇后令立秦王浩为帝，自称大丞相，率领 10 万官兵，离江都北上，要踏平瓦岗寨。瓦岗军处于宇文化及与王世充的东西夹攻之中，形势险恶。房彦藻为另支义军王德仁所杀，瓦岗大将王君廓又投降唐，李渊称帝长安。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打击着李密。

六月，宇文化及率军直扑黎阳，企图夺仓抢粮。瓦岗守将徐世勣在黎阳西新筑仓城，集中精兵把守。宇文化及赶到，受壕堑所阻。李密率步骑 2 万增援，抄宇文化及的后路。徐世勣挖地道出奇兵袭击，宇文化及大败，溃逃而去。

这时已经接了帝位的杨侗想利用瓦岗军来抵挡宇文化及，决定招安瓦岗军，派使者盖琮去见李密。李密虽然取得了黎阳胜利，但仍担忧腹背受敌，见盖琮来招安，大喜，以为可解除西顾之忧，避免作战了。他向隋皇泰主上了降表，被册拜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奉令先平宇文化及，然后入朝。

七月，李密因已无西顾之忧，率全部精兵东击宇文化及，大获全胜，斩敌 4 万。宇文化及元气大伤，无力西进，带着 2 万多残兵败将，逃往河北去了。李密准备入朝，走到半途，获报东都兵变，王世充杀了主张招安的大臣，选了两万精兵来攻瓦岗军。李密因为久战，损失了很多劲兵良马，士卒疲病，只得放弃了进占东都的计划。

九月，李密留王伯当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仓，自率精兵，到偃师北邙山驻营。他召集诸将会议。裴仁基建议分兵扼守各交通要道，阻堵王世充东进，再选 3 万精兵，绕道河西，直趋东都，让王世充来回奔命，然后一战决胜。李密认为说得有理，避其锋芒，以逸待劳，养精蓄锐，确是上策。单雄信等武将不服从，纷纷要求大战一场。李密又改变了主意。裴仁基苦争没用，顿脚叹息说：“魏公将来一定要后悔的！”

接着在偃师大战，结果失利，裴仁基等 10 余大将重伤。但李密却并不在意，夜不设防。不料这夜王世充遣 200 多轻骑携带火种，潜伏在北邙山谿谷中。天一亮，王世充率江淮劲兵攻袭北邙山瓦岗军大营。李密来不及列队布阵，仓促应战。这时，王世充的伏兵乘虚爬上山顶，居高下冲，纵火烧营。王世充命士兵把预先绳捆索绑的貌似李密的人牵过阵前，连声鼓噪：“捉到李密了！”声音传遍北



邙山。瓦岗军以为李密真的被俘，失了斗志，向山下溃败。在溃败中，一些将领相继倒戈。李密集拢了1万多瓦岗军，驰奔洛口仓。

途中，获报镇守洛口仓的邴元真叛变。邴元真是翟让的老部下，翟让被杀，他一直怨恨在心，听说李密兵败，不等王世充来攻，就投降了。接着，单雄信叛变。偃师失陷，裴仁基、郑颋、祖君彦被俘。于是，李密投奔王伯当。

王伯当这时已放弃金墉，退保河阳。李密赶到河阳，召集诸将商议，想再图进取。可自从下山以来，瓦岗军从未遭受过如此惨败，因此诸将情绪低落，都说难以成功。

冬十月，李密带着2万瓦岗军残部与魏征等文官，进长安投降了唐朝。唐高祖李渊封他为光禄卿、上柱国，赐爵邢国公。消息传开，徐世勣、贾润甫等将领也相继降唐，秦叔宝、程咬金等多数将领投降了隋朝。瓦岗军就此瓦解。

不久，李密感到在唐朝只有虚位，郁郁不乐。他和王伯当两人密议离唐出关，招集瓦岗旧部，重举义旗，东山再起。接着，李密假意向李渊献策，愿亲往山东招收旧部，讨灭王世充。李渊同意。李密又要求贾润甫、王伯当同去，李渊也准许了。

十一月，李密与王伯当、贾润甫3人出了长安城，马不停蹄，直奔黎阳。3人到稠桑时，李渊反悔，敕迫李密返回。李密估计返回必无生理，决意反叛。贾润甫哭谏说：“自翟让被杀，天下都说明公忘恩负义，如今归唐复叛，还有谁肯相助！”李密大怒，要杀贾润甫，被王伯当劝住。贾润甫不别而行。李密撕毁敕书，杀了使者，和王伯当两人继续东驰。

一路上，两人招集到几十名旧部，把他们装扮成妇女，裙下藏刀，进入桃林县（今河南灵宝），突然变服，抢占了县城。他们夺取粮械后，聚集了1000多人，直趋南山，乘险东行，准备去襄城依归瓦岗旧将张善相。

不料走进熊耳山，唐朝行军总管盛彦师的伏兵齐起。李密、王伯当等1000多人被冲作两截，首尾不能相顾，全部遭害。鲜血溅染熊耳山，瓦岗寨起义至此彻底失败了。

隋的灭亡

大业十三年（617年）时，隋朝已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农民军除三大集团和林士弘等外，还有许多独立活动的队伍。

河北北部有高开道，据渔阳（今蓟县），称燕王；魏刀儿，据深泽（今河北深泽），称魏帝。大河南北各军大多归附李密，但如王薄、孟海公等部和崛起于兖州

